Chapter 1 空气凤梨

“可乐，你在干什么？”Jr. Tan望向这只混种黑白雪纳瑞。

“我在给Madguy1号写差评，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居然把我们扔到半路。您应该看看它的评论再接受航行。看这个评论‘司机黑掉乘客遗落的星际呼叫器’！Red flag！”可乐愤怒地说道。

“也还好了，Falcon-37再开一天就到了。”Tan摆了摆手说道。

“投诉，投诉！”

“他们反应很慢的。算了吧。” Jr. Tan 说着，“看，前面有一个红色的星球，那是什么？”指了指，机舱前面的菠萝形状的红色星球。

“让我探查一下”可乐说着，戴上了一个黑框眼镜，滑动起智能屏幕。“哦，这是一颗死亡的星球，没有生命迹象。让我试一下MCP万能星球转换器看能不到搜索到之前生命体记录的星际日志。哦，interesting，有一段…哦？您要看一下么？”

“好的，接入。”Jr. Tan，说着，两个银色的电极从座椅后面伸出，贴到Tan的两个太阳穴上，Tan闭上了眼，醒来发现自己苏醒在一个因事故坠落小岛的驾驶舱里。

星历2021年，G星因为病原体V19的流行进行一级封锁状态。星球上的居民想尽各种办法逃离。我参加了G星的医疗探队去往半人马座寻求病原体解药。在到达半人马座的边缘，因陨石乱流，G星医疗探险队飞船解体，探险队十二人各自乘坐求生舱逃离，但相互失去联系，我的求生舱坠落在一个叫比邻星alpha的一个海岛上。

我睁开眼，医疗求生舱驾驶室的仪表盘显示着星历2022年1 月6日，我检查飞船状态，引擎损毁，通信设备终断。我踏出舱门，炎热的热带气流扑面而来，不一会儿，我的宇航服里便像成蒸茏一样，我脱去宇航服，听到几声怪异的鸟叫，我拨开灌木丛，看到了一片银白色的海滩，我走过去，鞋子渗进沙子中，走几步这次被炙烤的非常烫的沙子便灌满了鞋子。

我索性脱掉鞋子朝海边走去，在温热的海水里面洗干净脚上的沙粒。几只寄居蟹在海边缓缓移动着，一群白色的海鸟在海边飞来飞去，像在跳某种奇异的舞蹈。我用掉落在沙滩上棕榈树叶划下了“SOS”的信号，并去求生舱求出求生信号发射器，打开求生场，期待这个星球或者路过星球的飞船能发现并救援我。

第一个月，救援舱的补给已经快消耗干净，我试图在这个无人小岛上寻找饮食。我爬上椰子树，摘取椰子做为水源，并把懒洋洋的寄居蟹烤来吃。G星的所有事情似乎都已经离我很远，我等待救援又害怕被救援，害怕回到G星那场疫病中，回到那个充满生活压力的环境中。日子平静而又无聊地过着，我常常望着大海出神，感觉自己变成这个无人海岛上的一树棕榈树，任海风吹着。

雨季来临，我常常被突然袭来的暴雨淋湿，我试图用求生舱中的工具搭建一个小木屋，但我的工具水平实在太差，搭起来一个漏风又漏雨的小木屋。我用棕榈树叶做屋顶，但这屋顶常常被岛上突如其来的飓风吹散，在那个木屋被飓风Ian吹翻的夜晚，我第一次感到巨大的无助。当我感觉我要被这风卷走命不久矣的时候，一片巨型闪电在远处的乌云里闪现，风忽然停住，我仔细看伴随那闪电是一群海鸟在飞行，它们像在进行某种仪式似地隐天蔽日，整个星似乎都被它们包围。

在这个无人岛的一年后，星历2023年，我无聊地走在无人岛的海滩，旁边放着我我命名为Shark1 号的竹筏。我乘着Shark1 号最远去过附近的叫做fontainebleau 的小岛，岛上有很多孔雀，我第一次见到成群的孔雀，像一大圈养在这里的鸡。但我已经很好地融入了这个星球，它们已经不像最初见到我露出惊恐的表情。

时间像海上的圆木，艰难而又无聊地漂浮而过。看着无人岛上大片大片粉色的云，伴随着成群的白色海鸟和成群的孔雀，有时候会有种错觉感觉自己便像这些鸟一样罩在一个梦幻的玻璃罩子，但总有一天这个罩子会打破的。

“你好，我是Pig Unix Z, 叫我PUZ就好了。”不知道哪里传来了一声问候。我诧异着以为自己在白日做梦，我四处张望寻找声音方向。

“嘿，这里，这里…”一只漂浮的菠萝状生物说着话，绿绿的头发，身上横七竖八的纹路，像是被谁砍过一样，格纹处，长长根根钢刺。“我是移民来到这个星球的。”我诧异地看着这个奇怪的小东西，没想到下句话会是这个。

“你好，我来自G星，因为事故，飞船坠毁在这里。”我说道。

“我来自SZ星，生活太艰难了，我搭乘星际快车来到半人马座alpha，这里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美丽奇幻的异世界！”

“美丽奇幻？”我诧异道。“这个星球上还有其它智慧生物么？为什么没有人发现我？”我说着，回头看了看我那因为能源耗尽已经关闭的求生场，以及沙滩上被我搞乱的求生信号。

“我猜想可能是没有，这样多好，资源丰富，智慧生物极少的星球。”空气凤梨PUZ说道。“异世界，异世界，美丽奇幻的异世界。”

我看着PUZ,看着无人星球这座无人岛的云彩，似乎因为这颗小凤梨的到来在发生着变化。

“去海边吧。”PUZ说道，“带我转转这个小岛，这个星球。”一天，PUZ来到我的小屋说着。

“可以，我只能带着转转这个小岛，我的工具并不能支撑我做环球旅行。”我抬起头，看到它绿绿的头发被剃成了光头的样子，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

“哦， 这个…该死。这里的气候太热了。”PUZ解释道。于是，我就带着PUZ在炎热的天气下去探查整个小岛。

“嘿嘿，看到没有，那个巨型鲸鱼。”PUZ说道。我见怪不怪地看了看，继续往前走。它似乎对这个岛，对这个星球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你会游泳么？”

“我？可以游。但我不想把衣服搞湿。”

“来，看我这个装备，你知道在SZ星的时候，我会跟好多人出去野游，到各种户外。给你看一下。”PUZ说着，点了一下，从它后面，喷出了一个黑橙两色的空气罩，这是一个小的隐藏空间，你可以把衣服放在里面。

“果然，是先进的星球呀。”我感叹道。

“来，游泳呀，这个水很舒服。”PUZ灿烂地笑着叫道。

在晚风中，我和一只空气凤梨往我的小木屋走去。

“你的屋子实在太。。。”PUZ摆摆手。“破旧了。来吧，我来帮你修木屋吧。看着，我只教你一次，以后你要自己学哦。”

PUZ果然是很擅长建筑类的事务，我的小木屋在PUZ的收拾下变得像模像样。我的生活也从一个野人状态回归到文明人状态。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么？”PUZ问道。

“不知道，但我很想离开。”我说着。

“那你为什么不离开？”PUZ说。

“因为我的飞船坏了，我在等待救援。”我说着。

“可我那天发现你的飞船没有问题呀，我已经把它修好了。”PUZ说着。

“哦？修好了？”我确认着，兴奋地想着也许可以离开了，但忽然又想到G星可怕的瘟疫。

“嗨，算了，我感觉你根本就没想离开。你想离开，其实应该早就可以离开。”PUZ敏锐地说道。“但我是不想离开的，我的家人只想赌博，不务正业，没什么让我可以怀念的地方。”我忽然想起G星的人和事，感觉是很遥远的事情，一切仿佛隔了一个世纪或者隔了一个世界。

“你可真是小小年纪经历很多苦难呀。”我听完PUZ讲完自己凄惨的身世不无感叹着。

“不过，生活还是要好好过的，你太颓废了。虽然，我这样的情况，但我在SZ星很喜欢游泳，骑车，飙车，爬山，活动非常丰富。”PUZ说着，给我展示了一张戴头巾的登山照。我看了看照片，看着，远方乌云处的雷鸟在诡异地用Z形姿态飞行。

一天早晨，Puz带着一个叫Tomato Visio Pro- Octopus仪器来找我。那是一个圆形环状设备，下方伸出八条触须如同章鱼的八只触手。

“嘿，这是一个多人意识共享仪，可以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试试么？” 我迟疑了一下，愉快地接受它。然后其中两中触手直接插入我的双眼，我两眼一黑，降落在E星的一个叫菲利的破落的钢铁之都，PUZ忽然出现在身边。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问道。

“我很喜欢这种怀旧的vibe，不好么？”Puz说着，我忽然想起Puz喜欢听的叫李宗什么的一个人的歌曲。

我们走过一个窄窄的街区，路边的车杂乱的摆放着，车牌上写 着“The garden city”。我们到达downtown，此时出现了一片拥挤的人潮，我们疲惫的穿过city hall，来到一个博物馆，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伍，Puz示意要进去。

此时，旁边停下一辆greyhound的巴士，去往NY。“嘿，我要去那儿再看看，你知道我之前去过那里。”

“哪里？NY？”

“是的，很喜欢那里的公园和博物馆。”PUZ被我不情愿地拉上巴士。

“嘿，你知道，我们只能在这里呆三天，这个仪器需要补能的。”我没理会PUZ。下一刻，穿过隧道我们便来到了NY的Dowtown。看着hudson river那边雕像和夕阳，穿过金融街的铁牛，在一个叫Chinatown的地方喝奶茶以及户外撒尿，穿过下雨的窄街，走过古旧的校园，看着Puz在儿子雕像旁无聊地生着闷气。然后进入中央公园的时候，Puzzle消失了。

我再次醒来，Puz生气地看着我。 “嘿，你在干什么？！搞的我的TVP都过热死机了。你太任性了，跟我那固执讨厌的otoson一样。”

夜晚，我偷偷溜进Puz的小屋，拿到了那个TVP，然后，选中了我要去的地方，下一刻，我便醒来在E星O市的入城高速上，那个小时候很想去一直没能去的地方，这时Puz突然出现，我飞奔进一个汽车博物馆，看着各种年代的老爷车，Puz稍稍消了消气，在一个加长林肯前无奈地给我拍了张照，我看着，007电影里的各种车以及蝙蝠侠的matmobile想起小时候被人欺负的时候想做蝙蝠侠在gordon市行侠仗义的过去。

此时，Puz严格地看管它的TVP。有一天，Puz找到我说。

“嘿，最后一次了。”Puz把触须送了过来。我醒来在菲利旁边的一个印度神庙旁，我跟着它走了进去，里面一座座庄严地雕像，Puz在一个雕像前开心地说“总算找到了。”我预感到什么事情好像要发生了。

“你还要去什么地方么？”Puz回头说着，带我走出去到一个河边，边上有一个小坡，坡上有一个神龛。“看，观音菩萨…” 我望着那个圣母玛利亚心事重重，开心点，你看那个教堂，我看着一个教堂前有三个白色的大鹅。

“为什么这么不开心？”Puz说着，我望着另一旁森立如墙的森林和河上划船的人不知所措。“怎么样 都不开心么？那你还不如快点滚！”PUZ说着。眼前忽然浮现的航母和火锅忽然变成涟漪消失了。我回到孤独的无人岛，看着那些雷鸟飞的更急了。

接下来的几天Puz好像消失了一样，我看着整洁的小木屋感觉Puz像是什么梦中的产物。但当我走出去，我吃惊地看到Puz居然呢喃着什么。银白线的线从那个TVP里面出来注入旁边一个死掉的皱皱巴巴的空气凤梨。忽然那个老年凤梨醒了过来，它忽然生出两个长长的触手，它把那黑黢黢皱皱巴的触手伸向PUZ的后面和口不。电流从其中穿过。Puz兴奋地说着“70,80,90,100,要永远这样。” 一旁的孔雀如同被激起了一样地进入某种求神还是繁殖地仪式。

那些雷鸟欢脱地跑过来，我被它们穿过如同雷击一样，一动不能动地躺在沙滩上，海里的小鱼开始啃食我的身体，血从我身体里流出； 旁边的孔雀过来啃食我的内脏，海水在伤口上流动着，如同几百把刀子空过我的五脏六腑，殷红的鲜血染满整个星球如同一个谋杀现场。当我看到Puz冷酷地笑着看向我，头也不回地奔向那个老年凤梨，我左眼看到右眼被那个凶猛地孔雀啄食。整个星球沦陷到这空气凤梨的统治中。

蓝色的电解液从我的左耳流出，巨大的风浪声只能从右耳呼啸而过，黑色的仿生组织，从我的眼中流出，如同黑色的泪水。我躺在海滩上回想着在Ｇ星被人类当怪物摔倒在地时候，我那被切除的前额叶居然在我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候复生了。